



亭山集三

册十共

~ 16  
2382  
3



2382  
10-3

臺山集卷五目錄

樂善齋

書

上伯從兄

上歸淵從兄 五

答族姪士心 仁根〇三

答申甥命翰 二

答李富平戚丈 義文

答老洲吳丈 熙常

答吳士默 五

答洪成伯 三

答金正宅 基叙

答洪明老 秉蒞

答鄭景守 八

臺山集卷五目錄

臺山集卷五

安東金邁淳德宴

書

上伯從兄

古人辭徵辟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去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蓋謂後宮可去廐馬可減則吾進為有說而此事既不可做則寧退而全吾節也古之君子未嘗不欲進也病進而無所為耳方今 冲辟在上國事多艱凡在世臣同休戚之列者此時求退固非情誼之所敢出而四五年來默察爻象進而有為姑難



臺山集  
以時月期試以近事言之無罪之重臣忤權貴而橫  
被惡名罔赦之掖隸倚私昵而曲貸常刑命車象服  
滾滾彙征者非戚里之姻婭親屬皆昏夜風附之徒  
也如是而紀綱不壞風俗不敗國勢固而民生安自  
古及今未之或聞不矯乎此而曰吾能有爲妄也不  
度乎時而曰吾將矯此而有爲亦妄也雖以李文成  
之至誠惻怛當此之時竊恐其卷而懷之不海則坡  
必不能與世所稱忠厚老成之一大臣委蛇翱翔於  
廊廟間苟焉以世臣不去之說自諉也明矣易否之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朱

子釋之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  
得以祿位榮之竊觀數年以來名位日益通聞望日  
益著夢巖之舉駸駸乎兆已久矣而區區憂懼政在  
於此故燕申之際敷露心腹蓋亦屢矣或蒙記有其  
一二耶寧介而毋通也寧晦而毋露也寧簡而毋廣  
也寧爲人所厭而毋爲人所悅也此非欲危言僻行  
妄撓世禍之謂也亦非欲挾數用術巧占身計之謂  
也士君子行已寡過之道惟此爲庶幾而去就用舍  
之際泯然無痕迹可尋使浮名浪譽自不到身亦聖  
人之所不禁也然食芹而效忠者未知人間有八珍

大牢耳上能格君心下能服民志指顧之間回綴旒而奠磐泰則此大人傾否之事豈淺淺方隅之見所敢測度哉今則事到面前欲辟而不可得矣前所云云未免過時後所云云又近於大而無當淺深緩急之間將如何得其中耶誠左右顧而不知攸濟矣惟有直道而行隨分盡瘁無負吾忘身徇國之初心是目下正義而幾會無窮前說猶在可思第望留神焉

上歸淵從兄

偶閱寒水齋年譜答李濯論陰陽之氣辨斥王魯齋造化論陽自地中生陰自天上生之說又曰或謂陽

之長自地中極於上下四旁之極陰之消自上下四旁之極入於地中然則陽之始生何其至小而微陰之始生何其至廣而著耶此則得其半而失其半矣云云小註以或說爲農巖說魯齋之論創新可疑辨之誠是矣而所謂或說未論得失似非農巖說故取攷本集則雜識二第三板曰自來皆說陰陽生於地下易之姤復其象亦是如此然此義更有可商量者地者天中之一物耳古人云地厚蓋三萬里三萬里之外上下四方皆當空虛矣然則謂陰陽生於地下者豈以其自三萬里之下空虛處而生耶氣之未生

須先斂藏若其地下空虛處豈容氣之斂藏耶竊意陰陽非生於地下乃生於地中所謂中卽三萬里裏面最深處也氣之收斂伏藏政在此處其初蓋自上四方漸漸收入內以伏藏於此最深處及其生則又自內漸漸散向外以徧滿於上下四方空虛處盖不但上升一路而已但人在地上看故據其所見以自下而上耳易之取象當亦以此農巖說書中所引無乃指此耶然其所謂氣之收斂伏藏者通陰陽而言之下文及其生一節亦冒此氣字以明氣機之在六極毋論陰陽極長者自外而翕方生者自內而散

其誠信往來之勢盖如此云爾何嘗以一陰一陽分占兩頭或自中出或自外入如此老所斥耶按原書上文有曰陰陽之生皆始於地中漸漸從上下四旁放出去充塞乎六極之間非特上升一道而已此爲一書中肯綮而專用農巖語無毫髮參差則不應反斥本說若是選庭豈此老所指自有他人而門人編譜時驟見此段有入內向外之說而上面收斂伏藏等字樣有似乎專指陰邊故復以下面及其生三字專歸陽邊仿像牽引以填或人之空名而於氣一字之通言陰陽未暇致察耶若然則其疎脫欠照檢亦

非細錯一部農巖集自行於世間則固不須多辨而後生之初看此譜者易生疑眩如遇可與語者畧說破此意無妨耶且消者死之謂也生者息之謂也二字正相反方以陰之消自六極入地中爲非而却以陰之始生何其至廣而著詰之兩句內呼應不相值莫曉其旨義所在亦可疑也未知向來閱此時曾着眼看否

上歸淵從兄

寒水譜說話下教政符鄙見丹田氣海之在臍下而不在足下引喻襯切於農祖所論羽翼不少矣但下

款以陽之長陰之消云云謂亦無病說者恐欠細勘蓋一氣始終自分陰陽陰陽始終各有消長陰陽爲一對材料消長爲四節作用消則均是自外長則均是自內今以陰陽二字分頭各立陽則言長而不言消陰則言消而不言長陽則有始而無終陰則有終而無始材料畸隻作用偏融寧有如許造化耶不知何人作此見解而農巖說則未嘗如此遂翁之非斥夫誰曰不可但所以駁詰者語意欠瑩不能無後人之疑耳然此則不過是說病筆誤不必深究而最是譜中註脚無異齊東之稱仲尼語旣非遂翁親筆則

門下諸公恐難免疎率之責矣大抵農祖所論以愚見言之可謂絕滲漏無病敗而此等精微所在自非天地能言亦有未易質證者古今窮格之士各據已見所及著之文字以俟來哲於無窮農祖之意亦應如此苟有妙解新見能破此說而確然不可移易則亦豈非農祖之所樂聞耶今則不然只本說數百字看得不甚明透而賓主予奪之意先形於筆端此近世儒者之末失而亦吾輩之所當警省處也未知如何

草木遇秋其葉先黃黃極則葉之附枝處枯落葉既枯落則枝梢之脆小者津液先斂勁大者次之及到深冬則生意之蓄聚只在地下根柢冬至陽生以後則生意自根柢而升幹滋枝抽而葉敷焉陽之消自外而長自內者然也盛冬極寒析處奧處皆冷春初寒薄則析處漸溫而奧處反覺孳凜及到盛夏則地上無寒而井泉極冷夏至陰生以後則靡草死腐草爲螢皆在下而先感陰氣者也陰之消自外而長自內者然也但所謂自外漸漸收入內自內漸漸散向外者只言其氣機盈縮之形如此而已非謂以已消之餘留作方生之本也又陰陽雖是兩件消長只是



一申陽消處陰長陰消處陽長非陰陽對立匹處陽一番消長陰一番消長如兩曜之各有出入也此等處恐當活看抑陽之消長易見陰之消長難見豈亦陽顯陰藏之義耶凡此皆臆見所及漫此尾告知不免強解事之誚耳第望畧賜可否

上歸淵從兄

陰陽消長之說前書所論盖出於畧綽推測而未能自信矣適得蘇菊軒始萬所著數理說有曰陰陽本一氣也至而伸則爲陽屈而歸則爲陰非有二物相對也或謂陰陽俱生於下能無嫌於俱伸而無屈專

陽而闕陰者乎且自古舉陰陽必稱升降升者自下而升上也降者自上而降下也其字義又如此昭昭又按先天圖雷在地下爲復而屬之冬至風在天下爲姤而屬之夏至自地下而騰天非生自下乎自天下而屬地非生自上乎圖以兩邊順逆截而合之故陰生陽生皆在下第一爻而其實則風姤之一陰直可同於夬之上六矣又如火之一行其將發也由內而達外將滅也由外而及內求之於書圖驗之於事物自然有不可誣之理矣蘇說止此此論明白簡直儘有意見然則農巖說亦當在所商量而魯齋所論未可

非斥試思之如何

上歸淵從兄

從弟省事粗安朱課連得接續劄疑全體浩博未易容議而粗疎錯誤又不勝其點檢纔覺礙眼卽取問目參對則早已歷歷說出更無毫髮餘憾或語句若無甚異而一兩字多少精彩頓別此時心下之快樂非盲篋癢爪所可比擬若其初未會疑待此始覺與劄疑之先已全用者又不在此數也始知天授神解信非阿好之言而紫陽元勲端的有歸矣第當初劄疑取舍何故如彼殊不敢知也竊聞農祖本意劄疑

成書後問目草藁不欲存留撝謙歸美自是盛德然也爲後人者固宜將順而顧今見行劄疑旣多可疑傳訛襲謬爲病不少則匡救爲公將順屬私輕重緩急合有裁商愚意問目中精解緊釋見漏於劄疑者與雖入而被增損者鈔作一書以廣同好其全文錄入與增損而不失旨者姑從刪落以體平日本意於義恐爲兩得故方用朱黃隨閱標過而寫役紙政勢須稍費功力未知何時能成此志也三夏同課旣承樂聞何幸何幸

上歸淵從兄

下示二律雅麗豐融有治世之音讀之可以蠲煩滌  
吝此東坡所以歎服於王定國海外所作也鄙作不  
免爲題境所使誠如來教此亦氣質難矯處也然和  
之一字亦要活看蓋哀樂之中節均謂之和非謂有  
歌笑而無歎噫也但哀而不至於傷乃所以爲正耳  
詩之爲物出於心而形於辭心無成象辭無定體隨  
遇適變貴在得宜是以雖以周公之聖焉而鷓鴣之  
風雨漂搖與清廟生民音節不侔不如是亦把捉牽  
強而非言志發情之本色也如何如何

答族姪士心

仁根

所示諸篇識趣醇而門路正爲之不已成章何難可  
愛又可欽也但從初入頭取資於濡染者多而得力  
於開創者少故理致固勝而氣格差遜典型非不都  
雅而範圍更宜展拓試拚數月工夫揀讀先秦兩漢  
好文字數十篇次將韓歐大家潛心熟觀務得其用  
意深處則擬議變化之際必有獨覺其進者矣世之  
治文章者例詆經學爲陳腐而從事經學者又過斥  
文章全不措意畢竟文傷於華學病於枯其失畧等  
是皆落於偏見未睹夫文道一貫之妙者也此古今  
通患而東俗尤甚其能超然自得不爲二說所瞞而

經學文章合而爲一者惟吾家諸祖爲然此正爲後承者所宜監法而今日可與語此者能有幾人以賢之材加之以不懈則真正一脉庶有其傳而麟角鳳嘴將以少爲貴勉之勉之

答士心

自從石室往復傾嚮之懷視前益切卽奉惠翰欣審春來學履佳相况多少見諭辭意真懇足以見自待之不輕相與之不淺甚盛甚盛愚雖四十無聞頭顱已判而乃若區區本意則未嘗不在於荀卿子千秋皓天之語每以生並一世不獲承教於先兄門下爲

恨乃今得左右於嗣德之地而英材妙識幾令橋頌復作中心愛好不啻自其口出而相去落落無由晨夕晤言以攄彼此之蘊是又一恨也然尊所聞行所知不患不高明廣大願左右勉求心師弘闡家學勿以小成就自足而時寄緒餘以惠寡陋則區區之幸也先秦兩漢云云特因論文而發之耳平生大業固不在此而載道之器擇術亦不可不精矯偏補缺何事不然扶杖偃僂愚亦病之而左右之文馴鍊太蚤少沉健橫逸之氣故聊貢一方非勸陽藏人服丹砂也然言語之發離性情不得須有真實見識方有真

臺山集  
實文章悟此則當務之急自有事在而秦漢唐宋皆可付之筌蹄以爲如何

答士心

來論深以世人以不逮之才妄立秦漢門戶畢竟成就太寂寥爲戒又引先祖觀復詩序中語致丁寧焉可見用力之深操術之精非餘子所及愚於此豈有異辭乎世之爲秦漢之文者愚見亦多矣字句之摹而意匠蔑如步趨之擬而神情索然懽愉慘怛不足以感人而鋪王霸揭聖賢無與於傳道而解惑是殆公孫子陽鑿旌旄頭揖讓磬折之類耳階級津梁之

不審而務躐驟以爲勝宜其弊之至此也若愚之說則異於是蓋亦粗有經歷非苟爲大言以相矚也愚於文章之術初無師承自學語識字以至塾處里游所聞見者止時文耳稍長得國朝名家谿澤諸集而讀之覺其詞義高雅與時文不同欣然好之舍時文而潛心焉有年矣旣而念谿澤儘好矣中國之大數百年前之遠其文當益好始得所謂八大家者而讀之然後知谿澤之文祖述有本而且其風氣習性去今時不大遼絕持循擬議宜若可以爲力於是舍谿澤而潛心焉又有年矣夫道貴知止學要得中文

臺山集  
至於八家亦可謂中而止矣盡力而趨不給是懼欲  
羞薄而跳越之非愚則妄也然文章之道與世高下  
前乎時文而谿澤前乎谿澤而八家有可以考其世  
焉則兩漢前乎八家者也先秦前乎兩漢者也學者  
無意於文章則已如有意豈可嫌其過高推而置之  
書契結繩之前漠然不以措諸意乎然先秦愚亦有  
所不暇矣若兩漢則蓋嘗因八家而溯之其好處可  
一二談也人品雖不齊而大抵皆醇深敦厚也學術  
雖不一而大抵皆三代六藝之遺也故其爲文也伏  
渾雄於冲澹發瓌竒於樸茂卽無論孝文明章詔令

可以出入訓命子長孟堅江都中壘立言名家跨踰  
百代雖短章尺牘出於武人法吏之手者類皆簡要  
真切不規規於聲氣葩藻而讀之雋永有餘味焉是  
則雖以韓歐諸子魁材傑識老於觚墨者必有喟然  
而歎其不及者矣天下之生久矣三才萬象日變而  
不已今之不能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也况文之爲  
物要在適用則今文之不能爲秦漢非直才之罪也  
顧勢亦有不可焉耳然醜醜出於玄酒弦匏起於蕢  
桴得其意不泥其言師其智不拘其法變化而神明  
之豈不存乎其人耶昔人之論都邑形勢曰欲都江

南者須先經畧淮楚淮楚不守江南亦非吾有愚嘗取譬於文章曰爲文於今日者不得不以八家爲江南而兩漢其淮楚也不然退而爲臨安又退而爲明越卒至浮寄蹙處於厓山海舶之中則秦漢姑舍所謂八家者亦可知已前日鄙書秦漢之說其意蓋如是而當時不能察察言之也然世之孤陋寡聞莫愚若也今所云云特其私智揣摩所及非有師友先覺講明之也隱之於心未敢自信今因左右好問之勤聊以相質幸試入思量而可否焉

答申甥命翰

別紙覽悉汝質甚美才亦不下於人循而修之擴充成就則處而持家出而需世豈不綽有其具而幼失依恃長乏資益輒到三十已有過時落拓之態常所歎惜今見所示感憤真切慨然有改絃易轍之圖卽此一念如地中雷聲春噓物茁沛然孰禦而論其年紀則比之蘧伯玉五十覺非亦云早矣及今孳孳何事不可做甚善甚善一言求益意亦良嘉而動忍增益乃是自己身心事豈容傍人贊助其大旨則已具本章註解中又豈容別添言語但須將此題目念念不忘先從吾心喜怒哀惡上察其偏而不中處加意

矯克這便是忍性次從吾身日用行事上察其闕而不舉處加意鞭策這便是動心矯克而至於融化鞭策而至於習熟這便是增益不能如是積久漸有頭緒則勝負消長之間必有人不知已獨覺之驗而又須將一部經書嚴其課程專其誦讀則此心有所維持無雜念搖漾傍歧走作之患而當動而動當忍而忍必有覺得益明而驗得益著者矣此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顧安用文字贅疣爲哉然汝既有請吾又何靳一言而病憊未暇容俟早晚意到耳

答申甥命翰

大祥後新主入廟本非古禮古禮祖孫昭穆同列祥後祫前亡者高祖之廟尙在或昭或穆之第一位而祖廟在其次位則新主無可奉處故仍奉于三年內所奉處待祫畢高祖之廟親盡而祧陞祖于第一位虛其次位以奉新主此所謂遞遷也士虞禮疏曰大祥與禫其主自然在寢張子曰三年喪畢吉禫然後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寢也殯宮也皆指三年內所奉處而言耳據此則大祥後不卽入廟無疑而溫公書儀始有大祥祭畢遷祠版於影堂之說而家禮仍之雖入于廟不當不俟祫而遽奉於



正位故朱子答李繼善書曰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禘畢然後遷蓋入廟者從俗而祔祖者用昭穆古意也今備要大祥章奉神主入于祠堂下註載朱子此書而廟字下竢字上添祔于東邊西向六字疑是沙溪所註而鈔印時誤作大字與朱書本文相混沙溪之意蓋謂祔祖雖從昭穆而未禘之前不可與祖同列其坐向姑當如此云爾亦權宜義起之訓也今人鮮究古禮而止據備要此文故遂以大祥後新主入奉祠堂東壁下爲確然不刊之典而其實古禮未嘗如此也然奉祀累代而已入廟

者皆是亡者之所尊則依此行之固宜矣若支子小宗廟內無他尊位又有卑者之先居正位則不必拘此故向來廣湖叔母大祥後直奉新主于乾位之龕但不合櫝待禘而合耳君家上奉曾高雖與此少異東壁之奉實無意義失序之疑又如所示而大祥日不爲入廟仍奉於三年內所奉處者暗合於古禮在寢之文可謂處之得當矣禫祀後仍奉元處以待吉祭自無不可又或參用吾家廣湖之例入奉乾龕禘畢合櫝亦不害爲從便吾見如此更問于知禮者如何

答李富平戚丈

義文

床下之拜忽踰一紀屏居以來音候亦復難接瞻慕  
祇頽頽下書猥及存顧敦摯仍審元春視政體度萬  
安區區慰感交深維天戩穀式歲斯新大夫人九袞  
尊臨鳩飾康強專城隆養志物兩盡凡厥瞻聆實均  
慶賀忝在葭莩之屬忻祝有倍常品下諭縷縷莊誦  
數復不勝感歎挽近以來師友道缺朋儕固無論已  
卽先後輩相接亦鮮有以道誼志業胥匡誨如古人  
之爲者盖有之矣戚姪之得此於親故長者則惟今  
爲創覲其幸爲如何哉第引進之際褒予過隆萬萬

非愚陋可當則是殆傳者之爽實而尊聽未免隔壁  
耳尊者有問對之不慙罪也請畧陳本分以希鑑悉  
且以求教焉戚姪材性凡短鈎深致遠初非其人重  
以弱冠以前酷被科業所誘讀書作文太半是功令  
家生活不知有餘事也決科之後回顧從前所爲孟  
浪無可依靠內省恹恹去不識字無幾由是始萌愧  
恨取四書三經從頭更讀一兩回又取史傳子集濂  
洛諸書參互看閱畧涉大意雖不可謂深有所得而  
口眼所歷心神所會比昔日亦有不相類者而爲之  
不力又兼宦游妨奪輒到今日聰明志氣已有日減

之嘆平生伎倆全副在此毫毛匪飾也若是而可以稱文學則不幾於王右丞一日滿天下乎况進乎此而命之曰經術文章則殆六合之外也尤何敢開口與論而既辱嘉命欲聞警說則管中見斑亦不妨披露一質也下教以經術文章明示本末所在而卒歸重於見識夫經術爲本文章爲末雖以戚姪之愚不佞亦嘗奉教於黃卷中矣至於見識則經術苟真文章苟正纔明卽曉當體便是舍此豈有別討處從古人物固有以經術文章自命而卒差於見識者矣亦其經術非真品文章非正脉故耳然文章占地較闊

固難以一槩言若所謂經術則如端門皇道蹉一步便非信地今以此爲虛位使宵小失身之徒得以躋攀冒占而以末梢成虧別責於見識一項則除非低看經術混於糟粕未免高擡見識淪於虛空命辭之際容或有更商者乎講討之道疑不要隱輒敢冒貢及此而悚息則深矣抑又有一說夫經術也文章也皆據其外而總稱之名非如大學之綱領條目中庸之九經三德確有階級可循燦有端緒可覓也是故愚者拘蔽小見易以自足賢者搏弄虛景易以自瞞屠門大嚼無補於飢而金屑之貴有時眯眼近世斯

文之弊是或一端也故區區愚見則凡古人成語中標目名色一切好人看聽者痛掃去不留心頭只隨分看字俛焉以遣日月卒有聞則幸也其卒無聞亦命也是其立志不篤殆近於便文自營而竊以爲丹家鑪鼎之候難與粥飯課捷而念佛持呪非祖師西來意也未知於道或不畔否家集詩文固非爲後承者所敢容喙評騭而三大書之東國無兩曾亦耳剽於先輩矣先祖文章東國誦之而趙東谿果能酷好其論曰以煒燁之辭裝深眇之理其排布之勢如重岡疊嶂節節開帳其探索之力如穴山採礦沒河斬

蛟毋論其正偏高下有足以一洗三韓之陋而髣髴中州者一人而已詞家賞音至此亦庶幾矣然先祖之所以爲大不在於文章其文章之所以爲高不在於篇章字句試以三書論之其聲氣之高亮波瀾之滾汨隱隱乎昆陽鉅鹿金鼓轟天而徐繹其旨趣氣象則於大本鑑衡分上毫無撼頓超然有羽扇鳴琴如不欲戰之意是故世之讀此書者同調則喜其剖劈之到底以爲快異趣則疑其扶抑之過中以爲憾是其仁知殊見釜鍾各鳴而其不能得神髓於糟粕之表欲以一點過雲勘得姚姒全體則均之乎井觀

象摸此一重東谿能看得透否而平日尊鑑亦以為如何適從楸下歸疲甚來人又立促怒怒荒草欠敬彌增悚惶不備

答老洲吳丈

照常

前月兩番誨墨一時拜領尹生又從門下來細承起居凡百不任欣慰冬令向深日以凝嚴伏惟味道體候對序增衛戚弟親癢彌留憂灼遣日故紙遮眼亦久矣全拋歲月滔滔私自悶嘆而已前後誘掖之教仰認老婆苦心雖甚愚迷寧不感服而能薄材謏自量甚審不敢虛占地步徒損天真情實如此庶蒙矜

察然古人有言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乃宿昔所自期則有之使遇仲尼之世願為蘧大夫顏讎由值晦翁之時不欲為陳賈鄭丙今雖屏居丘壑萬念都灰此意猶耿耿不忘也儻得長短相補不遂見擯於林下諸賢則亦云幸矣未知如何語涉僭妄旋切悚惶賤藁過蒙印可愧幸交深籤諭諸條剖示明允欽領玩繹耳

答吳士默

經夏阻音注仰頰頰卽拜令札忻爽不翅濯熱第膈痞唾血俱係可慎仰慮無已道塗脩覓郵傳又滯書

尾月日已隔數旬未知其間政餘調節更如何遠懷殊憧憧也朱墨惡緣會所備嘗况北鄙之俗素稱雕悍董東匡誨想應倍費心力行及周年其苦可知然西方人以斯世爲苦海如求極樂無苦之地除是堯率靈霄裨海以內竊恐無此世界况一墮簪紳條綻牢緊泥塗棒棘舉足皆是豈有一霎鬻鬆之頃亦豈有片隙純躑之所哉於是乎視其分數多少而爲之趨避乃所謂康濟法也譬如涉大川者旣已濡足水中則姑就其淺而游泳之求免夫全身墊溺視一超登岸者固亦勞矣不猶愈於入于坎窞三歲不出者

乎而猶以霑衣爲惜塗體爲病其求不已奢乎須是身在水外者方可如此說也李澤堂詩曰板輿銅印滄洲路最是平生得意行此老豈真以拜迎鞭扑爲樂哉亦閱歷者深而看分數煞明故耳未知以爲如何東郊卜築益仰雅志之高尙雖不能勸敢沮之乎嘗聞靜觀齋之始卜芝洞也先之以請郡以避通要旣遞故淹解由以碍銓注得以其間往來逍遙樹屋治田卒成嘉遯之志盖從古明哲之士不樂久處名塗其一念求退如賈人之趨利如小兒之避學未嘗須臾而或忘也立跡之嫌於突兀下手之難於徑猛

古與今亦無甚差殊故必紆曲而行之漸靡而趨之  
毋亟毋徐終底于成而人亦不以爲甚駭也因此而  
有感焉區區平日於古人風軌不足以追跂萬一而  
獨於此事希慕偏摯揣摩頗熟家貧懷祿不果於決  
西行一遭蓋嘗爲之兆矣而竟未及自遂其志今雖  
頽然於江湖之上不復有韁鎖縻身而黃門之貞不  
足稱竒心之耿耿誰復知之言端之發漫此一誦竊  
想平昔雅照或不以其言爲孟浪而遜尾知厲亦或  
爲他山之一助耶戚弟侍省粗安斯可稱幸而一味  
懶散寢成暴棄回頭半年日月莫省用何法消遣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只如此亦何妨而知舊有問無說  
可復是不能無愧耳

答吳士默

示諭靜庵慕齋事經歷之深乃有此言心衡秤裁諒  
非偶然雖以此至愚無知生世三十年所閱亦衆矣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豈不在於煌煌明哲身與名俱  
全者乎而第有一說可復立心之本非隨時之義可  
槩也大經之論非有爲之言可揜也此在明鑑固已  
見之昭陵而輕重賓主之際不妨更致意也大抵已  
卯之事多少遺恨在當日已有援中庸以責靜庵者

是固春秋責賢之義而今以後世尙論摠同時諸公而科次之不得不以第一還他餘子可姑舍也若慕齋之敦厚純深居家立朝無一瑕玷可指有德有位善始善終豈不誠巍然名大夫也律之以儒者繩尺量時度勢不得已而爲慕齋可也發軔之初便以是爲紅心正鵠屈靜庵落在第二則悠悠之徒執言迷旨不扣槃而求日者鮮矣是不可不慮也大綱如此究其說甚長不必竟也且君子之過常失於厚小人之過常失於薄試觀經傳所載凡稱言孫默容者其國果何如國也如使從古遘難之賢早已無道其國

降色卑辭一切以容身爲事則人道之患亦無自而薄之也惟其存心之厚胷中初無惡人况吾君之尊且親而忍不以堯舜待之乎旣以堯舜待之矣亦何言之不可盡何事之不可做難易緩急之說非所施於夔龍喜起之庭也於是人所猜防已則坦懷人所畏懼已則放膽輸誠於衆僞之間布直於羣枉之側於此乎於彼乎顛顛乎其萬有一遇也及其卒不遇也則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蓋盡心於已委命於天終不以身誑道否怨尤其國是則君子之用心然也然其成則十無一焉其敗則班班



乎史不絕書也投荒矣下獄矣關三木受刑矣最幸者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矣其故何也亦忠厚之過而不能盡孫默之道之罪也於是庸人儉夫從傍而揶揄之曰夫夫不識時固也其不免也是說也雖使君子自解殆無辭矣然不原其心術薄厚而惟末流成敗是計焉則校人之知過於子產而孟子之明不及尹士也惡乎可哉故愚嘗曰識時固知也舉一世不識時則國其庶幾三代以降治日以壞教日以崩至於綱淪法斲混人獸而易天壤者未必非識時者之過也未知如何軍政事未詳細節而乍

聞綱領近於戶布舉而行之其效遠矣而豪右之蠲蟾亦勢也然在一邑更張頗不細苟非上司協助難乎有成未知下梢竟何如天下事百不如意轉令人與闌體解來論所云與物無競靜而自守儘是八字要符而只一守字蹈之極難此若蹈不得則林宗慕齋皆做不成未知有何方畧可以堅壁清野無勝無負不失作安市城主耶當拜辭靜庵屬橐鞬而從之矣

答吳士默

客秋晤語杳然如夢江春向暮瞻仰益勞忽被翰教

欣倒無比况審卽辰令侍餘起居衛勝尤切仰慰戚弟菽水堇遣而邇來荐遭至親喪戚服雖總功俱係切已如而善兄臭味所在情誼非止同堂而遽已哭其葬矣塊處慕類情緒轉益不佳奈何閨中進學前哲知不我欺而疎散自是宿證妨奪却又多歧自簡策程課已不能索性用力至於方寸田地尤甚鹵莽強懷不張衰相隨現入春來白髮已鑷過二莖不學便老符應在茲重可嘅也湖山花木眼中自不少此欣然寄興自喻適志亦未嘗無此時節而扣發之緒恒歸幽獨轉遞之念忽落悄悄則儻然而餒廢然而

返提策擡豎有非外境可任盖其持養無方主宰不立舒慘騰沉全不由自己運用故雖有一時好意想不過是客氣過景於根本地頭終覺襯貼不得沂雩風詠洛窩題品氣象定不如此始知仁智之樂也有曲折未可以粗淺本分隨衆作爾馨語也令兄天資寡慾身處闡閨中神情每在閒曠而居第林溪之勝可謂適願襟宇所存計益淵永安得於一樹一石稍清陰處邂逅相遇與聞法眼旨訣耶向暑伏惟自愛

答吳士默

來示一段有以見仁者有心之惻怛不勝感幸吾輩

臺山集  
無他技能惟有掇拾經傳陳說義理謂可以少酬太倉米價而猶且不如意者八九良足慨也然苟能自修有素信在言前則感應之理宜不如是此政自反處也記昔從遊於兩館也握手指心晤言相勗者強半在此事而到今追思都是一場脫空說話時檢篋笥得館中舊藁未嘗不瞿然悚汗自悔其焚棄之不早也畸孤之蹤念謝當時今雖欲痛自刻勵以補前過其道無由也如今兄者繫縻清華徘徊禁近猶夫昔日也更願取一件切身文字厚加澆灌務立其根本如何身心所發當與口舌迴別而事會無窮不可

謂全無得力處也拙藁改寫以呈而是樓之爲空殼久矣猶且云云不幾虛文耶好笑

答吳士默

卽自諫洞津致一角乍見緘題認是手翰卽無論幅面何說話紙尾何日月滄桑之餘得此信息豈萬金可博也火急披開十行俱下纏纏滾滾無異面談忽不覺藥山楊江之相望千里而嘉平寒食之相去七十日也若其包容之厚存念之殷伸於知己政不須費口陳謝也潢池草竊何物小醜而兇鋒所及列城無堅腰章之臣握節之帥鳥駭鼠伏不敢以一矢加

遺甚則交臂頓顙不以爲恥而屹我金湯不震不竦  
明蒐伏奸武折熾狂使薩南北數千里環而仰之若  
巨棟之柱廈而國家西顧之憂得以紓其八九者乃  
出於帷幄詩書之彥昌黎氏所謂使天下武夫關其  
口而奪之氣者政爲執事道而卒又光膺榮召穩奉  
慈侍文武忠孝功名福祿一舉而總之躬聞此事者  
雖所不知行路之人尙爲之曲踊增氣况爲其寮舊  
朋遊者乎况不佞於執事受知深而蒙幸厚者乎忻  
聳攢賀非言語所能喻也第今餘氛未淨巢窟猶在  
饑饉師旅國計哀痛政使明日剪此稱觴獻壽亦非

卿大夫高枕之日也鉛鋼別於試錯駑驥著於歷險  
竊計朝廷之需執事或不如前日之疎散而執事亦  
不可以已試自足而脫危就安自幸也更願增崇明  
德益恢遠猷卒能尊主庇民大爲國家之光則如不  
佞者雖槁死荒江青雲之附亦可以與有榮矣僭易  
及此兢惶無已春寒尙峭不審令體如何惟祝厚自  
珍忠以副瞻係

答洪成伯

台之杜門謝事亦旣四五年矣世故紛綸靡所止屆  
此固無足言者而每誦張南軒閒中專精殆亦天意

之語未嘗不嚮風馳義也然自省頽惰到老無聞初非不足於聞者無諸已而求諸人殊覺僭猥而雅度矜恕或不以爲罪也獨學孤陋之歎台猶然矣况不佞乎因此而有所感矣朋友輔仁列於五典古人之從事爲已者莫不以此爲重苟其志同而道合矣則雖在迫遽擾攘之際患亂顛沛之中講質問答未或少輟遺風餘韻足以興起百世吾輩平素本領未知比往哲何如而亦何至遽以今人自命託契數十年縱不能隨事匡攝專力磨切如古昔爭友之爲而深衷之相照悉大體之相期待要非世俗交遊朝兄弟

而夕路人者可擬衰末得此能復幾人而一經憂患各自踈伏心胷所着額頭所貼止是畏約藏縮一條道理更無餘念及他經年閱歲不敢以一字相加遺盖世界轉隘周防較密政自不得不爾而自古人視之其衰弱銷沮亦云甚矣政復如是苾苾活得百年僅足以容頭過身免招指摘而已將以議夫求仁格物弘毅遠大之事則規模氣象全不近似良可歎也然弟之畏約視台兄又別重以家貧親老危迫非一端一歲中安意開卷盖無幾時雖欲載之紙墨仰資提誨有不可得台則此一段或不至如我之甚卽以

臺山集  
來書觀之簡筭之功可想富有而巾箱所蓄亦知其  
不寂寥矣幸乞覓一信便堅緘寄惠俾積年茅塞之  
胷得以少被疏剔如何如有所見謹當討論一二還  
以求教村居絕無過從煩人非可慮亦當加意關鍵  
不敢貽累於門下矣

與洪成伯

世事無窮竟致赤舄遜荒有舌如結私自仰屋而已  
伏惟盛德雅量一視夷險而觀玩所及亦必有前定  
而豫料者百千鼓發固當付之悠悠而自郊徂鄉顛  
遽倉皇刀圭未撒轅旆屢改獻發之交風雪連劇有

妨於調攝頤養也多矣區區憂慮何敢食息少弛春  
寒尙峭句體百福鄭文翼李文元名德粹然至今爲  
士林山斗者賴有晚年一躡天意未必不在是伏願  
益堅不拔之操深惟可大之業以築異日大來之基  
以副中外有識之望幸甚李生告往謹修候問衰病  
賤狀不敢煩浼崇聽忽憶昔年忝作館僚時有無物  
爲贄久闕往復之語昨冬溫理庸學有數條劄記在  
葉紙中漫此附上聊替不腆脰脩一覽破閒回賜可  
否伏望不備

與洪成伯

春間所奉下答至今擊玩以替儀型而東山怡怡載  
經寒暑秋水娟娟曷任瞻望伏惟近日勻體動止處  
坎益亨矮簷畏炎旣屬往境新涼燈火趣味當復淵  
永第念閣下以間世聰明自少至老無一日停披絕  
吟之時著述文章之布耳目而蘊笥篋者又足以垂  
諸久遠幾無餘憾今則汔亦可以休矣目下竿頭之  
步恐宜加意本原收功易簡不必顛顛以行墨誦貫  
爲務一似少壯時節未知如何邁淳夏秋之間以家  
小憂患燭擾遣日身亦頻頻抱疴絕少專意開卷時  
况可望其覃思細討以有新得耶衰落如此將復何

及向來小紙中下示修身章義亦是宿昔會疑處非  
無畧綽粗通之說而終覺意滿口重不能指一剖陳  
以塞垂問之盛意伏用愧歎竊有一事仰稟故同知  
金公相岳讀易六十年大耋而終清節篤行近世所  
罕伏想夙聞其名矣其曾孫進士尙鉉幼有俊才年  
今二十七博識瞻藻流輩莫及志氣矯矯有將來之  
望一掃東閣乃其宿願而年少韋布未敢唐突欲迨  
此閒暇造門請見以遂山仰之懷觀其苦心至意不  
比一時浮慕而當此人物眇然之時故家子弟中收  
得一箇英材亦非小事此意想不以進退有間也年

前在漢江時與此家相距不遠得其家法庭訓甚悉近與從遊情好益敦深欲其出入於門下也不備

答金正宅

基叙

農巖四七說係是義理精蘊雖與退栗二先生議論間有差殊而羽翼發明功自不少文集編摩時不為載入蓋緣勉從遂翁之論而三淵集目錄中既已揭其要語贊為篤論則與一向秘諱者有間矣今於敘述之際不容全然掉過恐當與知智戒懼等說牽聯提掇以見議論本色但不必太張皇有若專以是為功耳至若慮患云云固亦出於老成周慎之意而禮

義之不愆人言不足恤况未必然耶此意轉及月林如何

答洪明老

秉節○論大學疑義

論經文第二節章句得其所止下小註第八段雙

峰饒氏說

朱子曰慮是思之精審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饒說蓋本於此其意以識得屬之事未至之前以仔細看屬之事已至之後未至之前所識得只是理之綱領已至之後零零瑣瑣千種萬品隨事異宜者未必皆平日所講



究不容不臨時另着眼云耳非以識得與仔細看就  
 一時而爭其先後判兩層而辨其高下也今乃以知  
 不可分於看看不當後於知費辭盤詰無乃於言者  
 本意有未盡察者乎且古人取譬有粗大說者有精  
 細說者後人之從而辨論者各隨其說之本色而應  
 之然後可免枝蔓勞攘之弊今此秤法之喻蓋亦粗  
 大之類耳苟活看而嘿會則譬如足矣不必更  
 事拖長必欲段段排比節節照對窮覈其破綻備填  
 其闕漏則知星兩之為知止已不免歇畧星兩者仁  
 敬孝慈信  
 之目也隨物異乎者君臣父子交國人之所當止各  
 異也徒言星兩而不及物則舉理而遺事至善為虛

位而當止無實件故曰歇畧而盛論自秤之必以錘以下三句亦

恐微近齟齬星兩譬則心之擇善也今曰秤之必以錘

定也非錘不秤靜也執錘秤之安也若依此例而正  
 說之曰擇之必以心定也非心不擇靜也執心擇之  
 安也語意得無不愚意則知星兩平處之為物準是

知止也秤銖物重必以銖星衡秤兩必以兩是定也銖兩

非斤石斤石非銖兩是靜也銖兩斤石既有定所則

眼慣手熟自不疑眩是之謂安遇物而秤進一星則

差重退一星則差輕恰當中間平處而秤之是之謂

慮如是為說或可粗通否

論第四節章句無自欺也下小註雲峰胡氏說

雲峰之說以情意作二歧而心性自歸於二本錯誤果不小矣然其病只是一症攻之亦一言而足矣今以情意之分爲二歧爲一非以情屬性意屬心爲一非以情爲性之發意爲心之發爲一非又以心與性之雙立迭發爲一非層次太疊枚件太繁雖其間微有毫分意味之殊要不出二歧二本之說得無近於留侯八難牛馬分占二籌耶心者統性情而得名者也纔說心情意未嘗不並包而以語暈文勢言之心者形器也情意者事爲也形器體也事爲用也若以性情心意對舉而以性爲情之體以心爲意之體則

固謬矣單舉心意而論其形器事爲則心爲意體何至甚不可耶雲峰之對舉心性旣失於前而又曰心發而爲意而爲二字下得遲鈍所以爲病轉深而朱子釋意字曰意者心之所發加一所字便有由此爲彼之意乃語勢然也今且以目喻之明者性也見者情也視者意也目者合明與見視而得名心之位也或者曰明發而爲見目發而爲視人皆知其爲妄而單舉目字則目之爲體於見視亦審矣從而駁之曰目已包見視不當復爲見視之體無乃太拘耶蓋雲峯瞥見作用氣味而遂致迷眩於源頭盛論確守名

物義例而於語暈文勢不得不然處或欠通變合彼我而更商則平章折衷庶有其方矣且先儒有失論辨固不容已而亦論其爲失而已至謂之不可一時存則語意太急迫無益實事不過爲筆端閒氣而止此五字刪之似好

舟車成得自在軒輊捩旋繫人運用所謂使也朱子之取譬情意者蓋以無作爲與有經營形容其伎倆而已初非議到於善惡也雲峰不知此意以舟車爲本善以使用之有工拙爲善惡殊失朱子之旨所以有種種乖錯盛論欲救雲峰之失而乃以行水行陸

釋使字以水陸之行爲善惡之分又欲以舟車之已具水陸明情之有善惡非但與雲峯之說問答不相值於朱子取譬之本意亦恐有些子聽瑩未知如何  
論一篇凡例

大學一篇條理繩尺井然不可紊位置之有例誠如盛論至若舉一見餘因此悟彼說善說惡字承句起文之爲法本自如是如詩之比興易之爻象春秋之褒貶仲尼之雅言孟子之好辯凡以文字垂世者捨此無以措辭非大學之所獨也旣非大學之所獨則其不足爲大學之例也明矣惟其不足以爲例也故

舖敘援證非不極其詳博而夷攷全篇竟無新味只見其支離浩瀚往往不免於牽強亦何補於事哉聖賢立言旨義本自明白學者讀書意思常要通活以通活之思尋明白之義浸涵以熟之蹈履以實之程朱諸先生工夫始終似當如此規規於凡例屑屑於言詮已非上乘法門况求例於不當求費辭於不足費枝葉逾繁本根逾邈將以是尋津問驛峻陟孔曾之門墻不已難乎伏惟閒居味道學業日新豐儲邃蘊非此數紙可盡而竊以影響之及窺測其萬一則工夫非不精深而地步差欠高闊心力非不貞固而

胷襟未甚脫灑故其發之於辭令也論經傳之旨趣則沉潛之過時近於纏繞辨儒先之差謬則推勘之極或傷於苛刻此非但文義得失之間耳抑恐於氣質分上未必無當省察而合矯揉者耶然自顧平日讀書鹵莽只此一千七百餘言未嘗用一日鑽研之工今於盛說許多條件豈能盡究其本末而乃敢肆口評騭却又拖及題外多見其愚不知量而好問之念既甚勤摯區區期仰之私亦有不能已者是以言之而不怍第乞恕照如有違畔亦冀回賜鐫誨

答鄭景守

夙講聲徽近託隣井嚮逞匪虛語而杜門跼伏有足如縻乃足下不鄙夷之欲引而置之交遊之末辱以書先詞意隆厚此簡策中事非數十年耳目之所及也足下之誼誠高矣恨所施者非其人也然無掃門之勤而有傾蓋之故政願之而不可得者其幸當如何哉但稱道愚陋太浮其實令人惶愧不知所出足下讀古人書行古人道志氣偉然非輕以辭假人者是殆過聽游談謂其蚤涉文墨年紀方彊投閒日久誘奪少歧意於故紙堆中有一斑之窺耳此在事理容有然者而自無其實使君子一言未免於浮乃不

佞之罪也於足下何與焉承欲一顧以足下之明將目擊而了其中無待一二自辨數也抑區區所願言於足下者其義在隰桑之卒章不欲費辭敷述爲步趨之學而謝都邑之誼繁就田園之寂寞嗜書如芻豢求友如饑渴是其所存所期必有超然異於人者緒言之聞固日夜所拱而竢也

答鄭景守

奴回惠答已極欣慰而副以別幅旨意勤懇所以自處而處人者渾是肝肺中出以至巾衍秘藏並被開示表裏傾倒無復餘蘊不佞之得見於足下暫耳足

下何以知其非面朋市交而簡易若是荷愛之厚陳謝難既不佞恠恠鄙俗人也自攻之不足遑及其外而竊嘗有味乎孟氏尚志之訓謂士而無志不足以爲士志而非正不足以爲志志且正矣斯可以友稠遊廣集陰察而默訪之者殆十年餘矣冠章甫衣逢掖混混然自以爲士者十人而十也愚者梏於少聞智者蕩於多歧而有志者鮮矣談經傳道古先翹翹然自以爲志者十人而一二也高者以名譽自護卑者以功利爲悅而不詭于正者滋鮮矣夫胥靡管庫之舉旣不可驟復則今日之所謂士皆異日卿大夫

之儲而宗社生民之所賴以屏苾也循名稽實其戾如此無怪乎山童川涸而四靈不爲畜也於是悵然而返不敢復以相士爲意而又恐耳目之狹不足以盡槩一世則寤寐想望此心未已而魚蝦麋鹿遽從而拘之矣關門塞竇以影爲隣一室之外舉非所干政使滿街奔走都是夔龍爾我相棄無緣與接則未嘗不悼此身之畸甚而笑初心之癡絕也幸足下以名門世胄妙齡秀出意見不墮凡近趨嚮不落偏倚明足以燭理勇足以成務文辭瞻蔚又足以發其旨趣所謂百人之豪千人之英足下可以當之而不鄙

幽遐先自枉屈眷顧提挈日以殷摯是十數年求之稠廣而未得者一日關門塞竇而得之也何其竒也始知向所謂不復相士者真是厚誣一世而卽其悼畸而笑癡者亦不知得喪由天未可以常情測也然所稱乎志爲無志者設也既有志矣則又不可徒恃乎此而坐擬其成也願足下增崇德業克充此志毋使混混翹翹者蹈隙而議其後則朋友幸甚雷水名庵益仰雅寄之深遠拙文之徵何足推辭而第念君子患無器耳苟有器將無時而不可用何待之有足下之意其必有在而不佞於此誠有未易言者幸諒

之而勿強也日間霜嚴侍候如何命駕要在不遠而得書已再宿茲專人修謝盛藁非草草可了俟數日翫繹當別有報耳不備

所詢戒懼之說足見窮理之不苟而此義極精奧非身親經歷者不能言非身親經歷者亦不能會夫身親經歷而言之者莫如朱子其未得要領者政坐不能身親經歷而會之耳今不察此而又使不經歷如不佞者別添句語欲其昭晰於朱子之言之外不亦左乎是以反復思量未知所以爲對願足下姑信朱子之言依方做去以待身造而心契焉則雖朱子註

解亦可視以筌蹄况枝葉贅疣之言將患其多而不患其寡矣然戒懼未嘗專屬於靜農巖集有戒慎恐懼通貫動靜說曾覽之否

答鄭景守

方欲專候書成而侔至感應之妙雖磁鐵杼鐘茂以加矣竒哉竒哉仍審新春侍綵百福欣賀萬萬來諭勁正之氣卓偉之識可以激懦警惰負此氣辦此識何事不可做况文丞相一段感觸深切非閒商漫論之比整襟一讀灑然若江漢之濯歎仰無已然此等事業亦未嘗不從行墨間做出來試觀其丙辰廷對

時年甫弱冠耳上自太極五行下至君德時政靡不窮源極本洞窳擢髓頃刻數萬言如宿構之背誦而無一點荆圍潦草之氣雖其末稍大成就震動天地不復可以文章言議槩之而材料根苗亦畧具於此揆厥所自非行墨而何彼一種腐頭巾守糟粕牽枝葉徒讀而徒言者是誠行墨而已耳固可厭也厭此而遂謂事業不干於行墨則得無近於子夏氏抑揚太過之病耶仁義忠孝人心之所同然而明之必資問學發之必待遭遇問學在已遭遇在時故古之君子修其在已應時而動幸則爲伊傅周召不幸則爲



文丞相史閣部惟其所遇非有所揀擇需索而居之也今以厭俗之甚而懷仁慕義之篤也猝然而號於衆曰舍爾方策捐爾誦讀專要做如許事業彼將惡乎着手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快於言而窒於行非言之至者也幸望更致思焉春秋左氏傳亦一番合用力之書而以朱子之學於春秋則未敢下手又以東萊門下之尙左馬而遺四書深致慨歎是必有精義存焉然因朱子此言而遂廢左氏亦近膠柱且念千五百年尊孔子以當一王之運者專以春秋而及讀其書茫然不識爲何語於名實殊不相稱故嘗欲雜

採公穀左三家之長下逮程胡諸大儒取其語確而義精者刪繁就簡輯爲一書以作自己便覽而尙恐僭越且無暇隙汔未之果兄若留意此書可試圖之否春秋固未易言旣欲從事乎此以立基本則恐當以聖經爲準不必專爲左氏一家役也未審尊意何如賤狀今年只似去年何足言渭南老人詩曰漠漠炊烟村遠近蓼蓼籬鼓埭西東三义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澹靄中外物已忘如槩屣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此五十六言道得此間景况無一字爽漫誦于左以當春秋諸子賦

詩之義未知觀志如趙孟審音如吳季者當作如何解也忽忽不宣

文山事盛諭與論者之說並行不悖蓋節義固大而  
死生亦非細故故悼君子之捐軀則曰不容何以勸  
人善此惻怛好仁者之言也幸忠臣之全節則曰不  
殺何以成其名此慷慨好義者之言也只須兩存必  
欲執一而廢一則論或拘而意或偏矣然是二者惟  
在元主自擇而用之耳若以文山分上言之吾事已  
畢吾守自在死亦文山生亦文山豈以自外至者爲  
加損哉然文山當日有不得不死者二焉才德名望

震動夷夏爲元人所忌一也偷生負國如留夢炎輩  
盜憎主人必欲甘心二也有此二者安得不死而其  
勢推機激卒致之死以成窮宙之大名者未必非天  
意也至若願爲黃冠之說後之君子有謂文山必不  
爲此言出於元人曲筆愚嘗以此論爲當而脫脫史  
之不足徵信於此亦可見矣未知盛見如何

答鄭景守

魏相論議正而筆沛宜傳寫數百本遍揭高閣大字  
作雷門一轟也此等文字貴在田地本領不必屑屑  
以詞格求之而苟欲細討則淵評得之大抵盛作詩

文蒼茂瞻暢自是所長而於風神俯仰烟波曲折若  
不甚屑意者然竊以爲後素之繪添錦之花不害爲  
竿頭更進之資而古今文人惟歐公竄長於此蓋其  
天姿甚高識解甚妙故能於無中生有平處出奇驟  
讀之若綿綿卑弱而徐而繹之則渾是精神骨髓無  
一冗蔓句語蓋外和內剛酷類其爲人非特文章爲  
可觀也向來舉似蓋出食芹之獻而旣非易牙所嗜  
則天下之口何必同也淵之勸讀韓柳意亦可知韓  
固無間然柳之末弊或有以字勾間零瑣藻削自謂  
得河東三昧者是則可笑高見以爲何如

答鄭景守

先儒多以本然之性譬諸水以氣質譬諸盛水之  
器器淨則水亦淨器濁則水亦濁又曰器雖濁而  
水之本然則固未嘗不淨竊謂水固有可淨之理  
而其已成質之器似無可化之道所謂變化氣質  
者果何所指歟

器之濁者濯之拭之然後水可以復其淨所謂濯與  
拭者非變化氣質之說乎說氣質一也而有形質資  
質之分形質者外面確定之軀殼也人之長短妍媸  
器之方圓大小之類是也資質者裏面活動之材具

也人之昏明通蔽器之清濁垢淨之類是也同是氣質而資質比形質較精所謂可變可化而援器爲喻者政指此而言耳外面之依舊何傷於裏面之維新耶來示以器之難化致疑於質之難變似以器字專屬軀殼更詳之如何

答鄭景守

正心之心指用而言耶指體而言耶正心之正正其用之謂耶正其體之謂耶大學八條其七皆用邊事惟正心一章方說本體工夫則第一節所謂忿懣恐懼等固說心之用而所謂不得其正似指

心之體其意若曰用有所偏則體失其正而朱子章句以不得其正歸之於用然則正心亦屬用邊事而八條內遂闕本體一段工夫矣至第二節心不在焉章句始有敬以直之此心常存之訓後儒以爲補足本文未足之意此固然矣而若以第一節不得其正屬之於體則本體上知病用藥之方本文早已說出矣何待章句之補足耶

心者統性情而得名者也致知之知誠意之意固莫非心而知者就心之靈覺發見而言也意者就心之計較商量而言也與直指心之名物本色煞有間焉

臺山集  
欲說心之名物本色則性體情用關一不可單言性則遺用單言情則遺體於此看得偏說得孤則心之名物不明而無以着正之之工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言性情而心在其中矣此章之旨與中庸中和之義相表裏故章句於第一節四不得其正言其感動流蕩之病證而屬之於用精察乎此則致和之工夫也於第二節心不在焉言其收斂操存之藥方而歸之於體固守乎此則致中之工夫也如是爲說然後心之名物與正之之工夫本末

兼備方無偏而不舉之處矣但本文止說病證而不說藥方故朱子特以察字敬字發明之所謂補本文之不足者此也盛見欲單舉體一邊當此心字所以致疑於章句之訓此於心之名物本色似未精勘而推原其本則又以前二章知字意字泛認作心之用而不知其與情字之直指本色者差別便謂心之用會已說盡不應更煩提起遂以心字專屬體邊也試以此更入思議如何

答鄭景守

書中見論可謂切中膏肓非兄相愛之深豈能及此

感佩不能忘人豈不自知方寸本領全欠弘放少日  
尤不可說遇少不快輒係累滯泥驅遣不去幾欲成  
癯年紀稍大經歷頗多省悟矯革亦不無一二得力  
處而揚子宿浪終不能徹底融帖隨事闖發依然故  
態始知學問功大氣質用小爲學者設教不得不然  
而人爲天稟強弱終不相敵如程子所稱魏公間氣  
自當別論非區區零碎砌湊所可跂及也雖然安可  
因是自畫謹當猛省加勉以承藥石之誨耳

答鄭景守

今人心腸箇箇熱甚而獨於君親大倫上一切冷淡  
殆若風痺痿厥不干痛癢此是第一苦痛處今承來  
諭不覺竦聳起敬繼之以太息良久但一二事未知  
爲何事有難硬判可否而第以隔壁之聽參互兩家  
規模而隱度之則力量不足誠亦有之局外激切之  
論多闊難施亦安保其必無也大抵時艱之說從古  
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甚空言無益古人固有知其  
不可而爲之者矣無益之中亦有妙理卽以朱子事  
言之誠正之說討復之論僅得一再發於乾淳之間  
而甲寅奏劄則討復之論不復提及究其本意蓋欲  
言而有益非審知其無益而聊一吟誦爲提警俗耳

計也未知如何

臺山集卷五

臺山集卷六目錄

書

答韓掌令 始裕

答丁承旨 二

答洪憲仲

答姜舜如 二

答李德顯 秀鎮

答李正之 端容

答李健行 泰運

答金德瑞 驥鍾 ○ 三

答李淑汝

答金渭師

與金渭師二

與俞景衡

臺山集卷六目錄

臺山集卷六

安東金邁淳德宴

書

答韓掌令 始裕

王魯齋本有本無之說雖於原字生字之訓看得似密而於人心道心只是一心之義無所發明語意恐或未備盖人心道心皆從發後說原者推其所本處而言也生者即其所感處而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亦無不感之情故從其本而論之則人心道心莫非本有如孤覺痒搔覺痛是惻隱之仁豈可曰本無乎是人心亦可以言原矣



從其感而論之則人心道心均是本無如宗廟之事

墟墓之事感則哀心生墟是道心亦可以言生矣但

道心因公共道理而發所重在於所本處故以性命

字承之而曰原人心因一已軀殼而發所重在於所

感處故以形氣字承之而曰生下語用字不得不然

非以人心為無所本道心為無所感也此正朱子置

水不漏處而亦非有深奧難解之義也今不論其所

重之所在而以人心為本無道心為本有內外前後

判然離絕則人心道心疑於二本而一是性外之物

一是不感之情也雖魯齋本意不至如此而語勢徑

簡易令人聽瑩豈非欠缺耶高明推演之際恐亦時  
有語病

形氣之心氣質之性雖同就氣上說而形氣者以耳

目口鼻而言也朱子所謂上知不能無者也氣質者

以清濁粹駁而言也張子所謂君子有不性者也其

意味面目煞有不同今以耳目口鼻之欲熾蕩而不

節者謂由於氣質之濁駁則可直以形氣之心謂發

於氣質之性得無少疎耶然高明之見亦非杜撰孟

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

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上文所謂性者卽形氣之心也下文所謂命者卽氣質之性也朱子註上文性字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以此觀之形氣氣質宜無異義而愚意則氣質之質字有兩義有以形質言者有以資質言者就耳目口鼻上論氣質則爲形質之義就清濁粹駁上論氣質則爲資質之義然則此所謂指氣質者當以形質字活看不當與資質字混看也蓋形質資質雖同是氣也而形質重在形字資質重在質字故畢竟是形氣自形氣氣質自氣質然以其同是氣也故

資質不外於形氣形氣各隨其資質其同異分合之際恐當着眼覷破未知如何○更思之泛論形氣氣質則固可混合言之朱子曰所謂相近者是氣質之性孟子犬牛人性之不同亦指此而言此氣質合形氣而言者也又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此形氣合氣質而言者也蓋形氣氣質只是一氣故汎論處則不必分析而但以形氣之心氣質之性對言則恐不容無別

第十一二條所論有這性能發這情未發時純善無惡此兩句極是由其未發之前已有口目等而具得

那嗜味嗜色底性若使元無箇口嗜味目嗜色等性則曷由而發欲味欲色底情耶此數語極當今有復於高明者曰未發之前已具濁駁等而具得那爲惡爲邪之性若使元無箇濁駁之性則曷由而發爲惡爲邪之情耶高明許之乎以此觀之未發之前言聲色臭味之性則可言濁駁邪惡之性則不可卽其可言不可言之分而形氣氣質之意味面目可以默會矣

虛靈知覺精神魂魄果有心氣精粗之別而其爲天地之氣則一也今以虛靈知覺屬之天地湛一之精神魂魄屬之一身血肉之精是天地之氣獨在於湛一而血肉之氣無干於天地得無嫌於氣有二本耶禽獸之心雖不可與議於人而纔有血氣便能知寒暖識飢飽進乎此則有虎狼之仁蜂蟻之義天理昭著不容泯滅未知此是湛一之精耶抑血肉之精耶若以爲湛一之精則人與物太似無分以爲血肉之精則物只有一身之氣而更無天地之氣物只有精神魂魄而更無所謂靈覺者耶於此數款必須一一剖析皆有下落然後方爲置水不漏之論矣  
主一者只是中有主宰之謂也中有主宰故無事而

自無雜念有事而自無他念若徒以主於一事謂之主一則衆事齊至之時必有漏逗之失一事已過之後必有留滯之病矣今夫挾策亡羊錯應看鳥不害爲各主一事而於敬遠矣以中無主宰而惟外物是主故也中有主宰則酬酢萬變應接八方在在此心如月印水而所操者只一個方寸而已如此然後方可謂之主一矣高明於動靜主一之義反復論辨不爲不詳而更就要領根源上另着一語剔發則當益盡善矣

答丁承旨

論尚書今文疑義

黥其臣以不匡之罪商鞅之酷也先王有此法乎暴君拒諫君子明哲邦無道其默足以容若是者輒加以黥涅之刑不亦難乎且此法必不得行旣犯三風暴君也未有暴君反以不匡罪其臣下者

云云

此一節亦是愚之嘗所蓄疑者今得辨破幸甚但明哲二字揚雄誤解遂失本義中庸所引通結言與默容二義而說者多偏屬於默容一義已非子思本旨就默容一義而論之亦指不在其位者而言耳若夫高官厚祿享其寵利而熟視君違緘結不言從而爲

之辭曰我明哲也我默容也其人忠邪賢不肖何如也古今此等人物挨肩疊踵箇箇可痛刑固難施罪則當刑又安可一切歸之於商君之酷也此段內自不亦難乎以上恐當畧加刪潤以存世教

理陰陽順四時以爲三公之職自丙吉魏相始云

丙吉牛喘之說愚亦笑之而理陰陽順四時則必是相承之古語陳平不足道洪範庶徵王省惟歲卿士惟月獨非理陰陽順四時之說乎庸宰鄙輔黑黑尸居大言籠人情狀可惡一場痛罵非不爽朗而立言

垂後將以爲法一失其平害亦不小更望精思而審擇焉

答丁承旨

秦火之後六經殘缺辛勤掇拾作爲箋注使古聖遺言不墜於地者皆漢儒之力也其功曷可少哉但於道理大原未甚明瑩故或流於讖緯或溺於度數而學者修身切近之方帝王御世經遠之謨槩乎其未有發揮也至濂洛諸賢先後繼作而朱夫子集其大成始得千載不傳之緒以約情復性爲聖學之基以窮理格物爲治平之本主一無適之爲敬當理無私

之爲仁指示真切考質無疑破反經合道之謬義而王伯之術明辨皇極大中之錯解而好惡之情正其摧陷廓清疏淪闡發之功雖謂之不在禹下可也然向非兩漢諸儒爲之梯級則雖以程朱之明睿亦何能徑超斷港直造真源也是以朱子於漢儒未嘗不拳拳尊護所注羣經凡係禮樂名物文字聲形輒皆恪遵其訓至甚不得已然後始乃易以已說而從違取舍之際又必兢兢致慎要令理勝而義明而已未敢輕呵前人取快筆舌其才如彼其高而其心如此其公所以其言之端的可信非餘人所及也然聰明

有限義理無窮千古之業當與千古共之喜同惡異惟其言而莫予違豈朱子之本意哉誠使後之君子體當日之心用當日之工志在講明不雜他念則尊尙古註本非惡事唯諾新說亦是死法公聽並觀惟善是師夫誰曰不可而竊觀明清以來儒士之粗挾才氣不肯專心事朱者類皆擡毛芬鄭自命古雅而以章句集註歸之於功令俗學傲然俯視以爲高致是其心地眼界蚤已偏蔽不公又安能保有虛明瞭焉不差於金鐵珉玉之辨耶宗儒不作道術分裂金谿餘姚已置度外惟此一病最切當今有志之士所

宜長慮而深思也然鴨水一帶天限華裔甫田之莠  
非力所及而至若挾筴讀書而同在邦域者準以四  
海兄弟奚異一室朋儕而交游未廣面目罕接標榜  
不破情志難孚抱茲耿耿末由相質今讀來諭持論  
之平操術之精字字秤錘深契鄙衷而數十年潛心  
研慮發爲著述者又足以副其所言深切歎仰  
平常然後可以持久則庸字上未嘗不包得常久之  
義而若專以常久釋庸則先後主客恐或倒置大抵  
道理所在雖先賢定論固不宜含糊苟同而必也舊  
說十分窒礙新說十分的確然後方可有變通移動

不然則只得仍舊而已年前往復中有象魏時王之  
制之語或蒙記有否

答洪憲仲

戶外事言之短氣歷觀往牒妖人外道稱以教門聚  
徒成夥者究其末流不作賊不已斗米符水乃其前  
車而彼猶末流然也未有從初開口直自彝倫大經  
恣意毀破如此輩之叵測者也以若法門如彼寔繁  
則巢芝闖獻勢必接踵而舉將自託以順天受命之  
事豈不凜凜寒心然而愚則以爲此猶餘事從古挾  
邪作賊未有不敗者扇熾雖有其憂撲滅豈無其道

臺山集  
最是人心士風無一可恃浸淫剝蝕慮靡不到換朔  
南而貿黑白亦非異事天若祚宋寧有是理而漆室  
過計之憂實有京京而不能已者際此來諭先獲我  
心而一二士友之不以為河漢者雖未知為誰亦可  
見同聲之應苟得如許若而人聯絡氣脉稍成壁壘  
講學飭躬毅然有立使內修不弛外侮不入則孤軍  
短兵雖不足於一舉廓清王平之鳴鼓自守不猶愈  
於全師覆沒耶今日吾輩可勉惟此一事自餘則伊  
周管葛世自不乏非局外所可與也

答姜舜如

塊居幽默戀德滋深專函遠被欣釋無比况審春和  
侍奉有相呻佔得意紹承闡繹志業日新欽嘆不已  
不佞姿本樸鄙重以生長京華蚤涉宦塗絕未有師  
友磨礱之益而若其樂善好仁慨然乎緇衣白駒之  
思則自謂不後於人頃從士友間側聞先寢郎公以  
邃學雅操負望儒林又有二胤競爽文彩彬彬中心  
慕逞不翅饑渴而大嶺間之合並無階未嘗不南望  
馳神年前高明之陪在陋室也片時怱怱言不盡懷  
而一識賢者顏範視陳了翁所得已多用是自慰未  
幾聞先丈下世而僉昆仲儼然在疚則又為之怛然



驚盡有人物眇然之歎每逢人士自南來輒問廬次  
安否以爲憂喜蓋不佞之傾嚮於尊門兩世者其勤  
如此而昨秋見顧實荷聲氣之相孚語其匆匆則猶  
夫年前而寒暄外賓主所媿媿摠不出閩中旨訣雖  
性根淹鈍或不能捷湊機緣而卽其知見所及則未  
有不犁然冰釋者此已非小幸而竊矚氣貌醇深鋒  
鏘頓歛意其別來深造自得之妙有在於簡筴言語  
之外者尤令人惓惓不能忘也運化日漓人材不興  
斯道之消幾乎純坤當此之時養德林樊扶持一線  
以爲他日大來之基者高明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

至若書中所以見諭於不佞者類多過情殊未著題  
而標補之作蓋亦有說不佞自省事來篤信欽奉以  
爲依歸者卽一部農巖遺書而劄疑問目乃其晚年  
精力所萃也蓋華陽之所付託意甚鄭重而以不世  
之明睿費終身之研究故察理之精命辭之當殆所  
謂分金秤出置水不漏者信是天地間不可少之文  
字而當時未及盡帙下手後來劄疑又徑先印行俱  
不免爲千古遺恨梳洗整頓責在後人故雖在舉業  
汨沒之時仕宦奔走之日意未嘗不往來於此又嘗  
承教於我先王勉以專力朱書爲異日致用之資

德音洋洋至今在耳而始坐頽惰而不力中遭淪廢而無用自念孤負無地可贖倘以桑榆餘日從事遺編賴天之靈窺見一斑道理則庶可以少答君師罔極之恩兼成家庭未卒之業是以中間三數年心手口眼之用太半在大全一帙初頭發蒙旣以劄問爲主而傍採諸家間參愚見隨得隨錄附見於問目之下塗乙粘綴草藁遂繁而聰明素短識解甚鹵大義微言無所發明而精神所注技癢所使多在於考證故實理會名物故方其覃思憤悱之極也殆若承蜩者之用志不分而有時被其纏繞出脫不得如涉大

洋頃刻而莫省向背如墮重圍咫尺而莫救首尾少焉心平氣定徐取而觀之則過境擾攘直是可笑颺了骷桃樹者有之矣再數長廊柱者有之矣乃反而思之曰凡所以誦習紫陽箋解其書者爲自己身心計也今方寸之地先自膠擾汨亂政使誦得一字不遺解得一義不錯亦何益於已哉於是盡收草藁椿置一篋將封事書牘明白易曉者隨意諷誦務闕其疑毋揀其難要使意味淡洽而止頗覺心地閒泰不比向時之熱鬧矣入春來憂患煎熬久廢看讀試取前藁而閱之粗率舛駁又不勝其紛然觸目旣不欲

全棄則遂不免從頭一檢按跡重踏三夏日月恐當以此消遣矣適得來書其操縱抽添之節有不謀而同者亦可異也第念全書既甚浩瀚除論說義理外細大漫緊不無合揀別者苟欲一一爬刮不得不措身事未甚交涉向來尤農諸賢之爲此也蓋亦先見大意立得根本田地然後餘力及之使精粗無不到耳非專靠此事爲究竟義諦也願高明領取此意且將搜索考校之役量減分數卽其已講究已討論者而刊落枝葉提掇綱要深致力於存省踐履之實以

傳經之左穀兼傳道之顏曾則其爲紹承闡繹比目下所就必益光大不亦盡美而又盡善乎心愛之切言不知裁想或諒其悃悞不以僭妄見斥也別紙諸條皆甚精確謹依貞菴鹿門例寫上槃藁而鹽法條內有一事可疑別幅求教幸因便剖示外此必多妙見精解關係大頭段者並望勿秘旣以前說貢愚復此云云殆近於楊誠齋之求見楚辭註此其說在劄疑中矣覽之想發一大笑也餘非尺幅可罄惟祝以時保衛副此懸懸

答姜舜如

客夏一往復後閣焉更未嗣音竊糾之思不能自己則時閱前牘以寄瞻挹紙渝而字幾漫矣華問落手傾倒可知發緘疾讀爛其盈幅喜審霜寒侍奉崇祉周歲之中玩索益密梗槩所及有可繹思至若敷宣心曲惠好不倦纏綿鄭重儘堪佩服則又非毫素可盡遠書如此方可謂替面而暢懷感慰不容喻痛哉考校講誦詩經可見高明爲學得其次第蓋自樂道之亡古所謂寬栗直溫之教盪滌消融之效無處可徵其庶幾仿像而有所持循者惟三百篇在苟能善讀而有得焉則可以涵暢德性收功一原不但爲初

學者感發懲創之資耳朱子嘗云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此政先生真切示人處而苟非積學功深當機觸發亦未易見此意思竊謂高明幾年從事於地負海涵之書胷中之包羅綜括亦既廣且密矣於是因其所得反之本原假途乎詠嘆淫液求臻乎超灑活潑者必有一段不言之妙而惜乎其中輟不遂也歲甌傭業之喻不覺絕倒然愚則以爲歲甌固可賤傭業固可羞因歲讓甌嫌傭輟業亦恐未爲得也彼以其歲我以吾甌

彼以其備我以吾業何傷之有因此而有致怨于高明者顧此索居江滏幾乎鳥獸同羣思接良晤以宣壹鬱無異早苗之希一溉而無事遠游旣非敢冀觀兄頭勢似欲判不作荆園中人然則夤緣邂逅恐亦未有涯際其將抱茲耿耿離居以終老耶念之殊可慨也前書效愚蓋自陳敗闕耳豈曰中窾且內省隱微誠不無厭博徑約之意良深媿悚今承盛誨包容甚厚且以愚公移山明示定計所在誠力之健令人感歎愚何敢更贊一辭惟願拱手拭目獲在下風與觀大業之卒成耳弊藁間又束閣而一番披檢輒有

一番塗改彼此勤惰之懸固不翅三十里而均之爲沒身事斷手非可論也一二要義何靳更示豈以前書中依例二字引嫌而然耶當時只信筆寫去而到今追思殊未見其爲過夫經傳集註事體何等重大而何叔京張敬夫以同時儕輩班諸二程而不嫌苟其言之有助經傳斯錄之已何先後輩之爲拘哉况此拙藁不過巾衍中私藏而有聞輒記表其說之所自出亦其凡例然也以是爲嫌不已過歟願兄勿復牢執隨得惠投以啓蒙陋幸甚苟有可商當反復請益不敢有隱于左右也年譜未曾下工而垂拱奏劄

月日之爲人誤引年前蒙先丈見諭檢之良然此等  
果能一一考正刊其舛誤則行事之著明比之文義  
字訓所關尤切如有已涉紙墨者亦望因便示及邁  
淳自夏徂秋連以親瘠憂厲遣日間有漫浪繙閱而  
不足爲遠朋道近得朱子全書置之床頭未知曾或  
經覽否此是康熙時學士李光地等所纂次蓋以論  
學論理經史道統排列門目而雜採大全語類分配  
屬比以便考据其中琴律說尺寸勘正頗詳對校見  
行鄉板訛謬非一不可不照此釐改矣千萬書不能  
悉統希當寒珍護不宣

答李德顯 秀鎮

周易初卷第一板小註曰六十四卦便見不是文  
王重續集書曰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  
四卦二說不同或有初晚之可考耶

周易重卦之說語類大全初晚未敢的知而愚見常  
以爲語類說似長近得康熙間儒者李光地所論以  
爲重之在文王前名之自文王始其言似詳核可從  
未知如何茲錄呈下方耳

周禮云三易之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非  
文王始重卦可知然伏羲雖已重卦名則未備蓋

其時僅有八卦之名而已故繫辭傳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言卦之稱名錯雜事物周於人用以其類考之非中古以後更歷世變者不能及也况履虎尾否之匪人同人于野艮其背中孚豚魚之類皆辭與名連為義則是一手所繫非仍舊名而增加之也朱子於乾卦下本義云三奇之卦名之曰乾是以八卦之名為伏羲所命至屯卦下則無說而於繫傳稱名則以為卦名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名為文王所命也於理近是

出李氏榕村集周易通論

答李正之

端容

嚮來左顧獲遂願言話短意長久益頽頽不意老兄簡記不置申以手札撫存滋厚此意甚盛敢不知謝惟是儼匪其倫望越其分謂可與提挈以尋墜緒則明者亦料之錯矣世無淳俗辭遜亦成套樣不欲更煩頰舌滋涉文偽而自念致此蓋亦有說性本癡拙重以浮淺既不能出材智赴事功與當世賢豪馳逐以見長短而口耳四寸之間乃或有率爾而不能訶者此皆平居反省以為大慚大罪不勝其悔且訟者而士之好人倫而樂成美者反受其欺於其所不見

也則意其有蓄而未試於其所已見也則意其有本而可繼擬象於景響之際注眼於涯量之表不自覺其言之過耳人固易欺也欺人者果何人哉誠可懼也抑嘗聞龐士元之言曰當今雅道陵遲欲興風俗長道業非美其譚不可高明豈有味於斯耶若然則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夫美其譚而可以勵人者志氣方剛步驟未定者之謂耳若不佞者齒雖未及老行年垂四十閱歷嘗試知難而知險蓋亦熟矣知難則手不下知險則足不前卽無論雅俗何如志氣步驟居然可知政使王良伯樂一日三顧其不能革煩

爲健毅然當千里之任也審矣爲今之計劃諸妄念專一純愚垂簾塞兌能事飲啄與鳥獸虫蠃同其運化使一室之外泯然不識斯人之爲何狀則雖於上天付畀之責多少缺漏而浮實之名無故之利亦未敢一日受用原情定律與私罪入已贓庶有間矣方寸之蘊真實如此只可自知不足向人道感老兄見念之厚而區區本分定計又恐有未盡見察者聊一吐露願老兄諒此苦心書來問訊勿復以過情之辭輕相尉寵以重其戾則相知之實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湖右士之藪也有器識真可語此事者見有幾人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政爲我輩設也想不以舍已見  
呵有聞而莫之告也天寒歲暮伏惟侍學自愛

答李健行 恭運

甲之子未及成人而死則乙雖止有一子當及已在  
時立爲甲之後使主宗祀而以己班祔然後方爲十  
分正當道理而乙旣未及辦此又不幸而死則宗祀  
雖重爲乙子者不可無所受命自爲人後而族黨中  
又無可以爲後於甲者則禮之可疑事之難處無甚  
於此此兄亡弟及之議所以起也然驟看外面如是  
區處宜若可矣而徐究裏面則其爲可疑難處又有

甚於前所云者兄亡弟及昉於殷禮當時士大夫家  
所行今不可考可考者惟帝王世次如外丙死而仲  
壬繼陽甲死而盤庚繼是也雖繼體承統非其子孫  
而並列七廟之昭穆永享百世之芬苾則與子孫承  
統無以異也此所謂兄亡弟及也至若文王之舍伯  
邑考子而立武王乃廢長立庶非兄亡弟及蓋伯邑  
考未及承統而死不得列於宗廟昭穆而文王以君  
父命之故武王遵而不敢違此傳所謂聖庶奪嫡與  
兄亡弟及似同而實不同也若文王旣沒伯邑考承  
統而死得列於宗廟昭穆則武王安得而奪之武王

之所不得奪至武王子孫而奪之又安有是理哉未知今者兄亡弟及之議將用陽甲盤庚之例耶將用伯邑考武王之例耶若用陽甲盤庚之例則一廟之中兄弟並列正位乃王家之禮非士庶之所敢援若用伯邑考武王之例則甲既承統而死死而入廟列諸正位矣爲乙子者安所受命而擅奪世父之嫡以與其父也無所受命而奪嫡與無所受命而爲人後其爲非禮等耳以已則不得爲人後以其父則得奪嫡而與之禮以處已非禮以處其父是尙曰處得其當而無所疑乎當初乙子之躋父於祖廟雖緣長老

一二議論而甲之祠版姑不改題者豈亦有所商量以俟日後之論定耶今乙子又死而宗祧之託止有乙孫一人則世序寢遠疑難轉益多端而顯考題主之仍存於從孫之世又非事理之所安無論如此如彼指一變通在所不已而本領旣差動值窒礙事例甚罕絕無援證雖老師宿儒深於禮者尙患沉吟而不決况此孤陋尤何敢率爾措舌於其間乎無已則有一說旣絕之後固不可以強續而已成之尊亦不可以擅降越此乙子喪畢吉祀之日其祖曾兩位改從其子之屬稱甲之神主亦以顯從祖考改題依支

子攝祀大宗之例使乙孫主之乙主則遷于別室以存宗支之分至他日乙之曾孫之世甲主與其祖之主並以親盡埋安始以不得已移宗之意告于甲之考位而遷奉于乙家或可以委曲鄭重而得變中之正耶

答金德瑞

驥鍾○論詩  
經生民章義

尊后稷以配天者姑從小序也未詳所用者自附己意也此朱子註解之權度也

先媒毛鄭舊說也始制媒妁亦非神聖不能安知非伏羲氏之類耶以之配天又何疑焉變媒言禘謂字

之從示也

稷契之生自是萬古疑案諸說不一而皆有窒礙難通處姑據此章言之則毛公傳以稷為帝嚳之子故釋帝為高辛氏之帝謂姜嫄從帝祀天將事齊敏神嚳訓歌其祀是生后稷帝嚳承天意而欲異之於天下真巷真冰以顯靈驗及見腓字覆翼之事知其有異收而養之鄭康成以稷為帝嚳世胄之妃所生故據緯書河圖之文釋帝為上帝大神而第二章箋曰天異之故姜嫄真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也此則仍述毛旨也盖后稷世系有二說帝嚳四妃姜

臺山集  
嫫生稷大戴禮之說也顓頊傳九世高辛傳十世緯  
書命曆序之說也毛傳本之大戴鄭箋本之緯書緯  
書不經固未可信從帝祀天義自醇正則毛說似可  
從而若如其說則堯之嫡兄弟待舜而始舉周之郊  
天配稷而不配魯其祀姜嫫也舍祖而獨祀妣皆屬  
可疑且聖夫哲妃天錫祚胤而乃以呱呱赤子委之  
死地至再至三者可謂逾天悖理之甚而却以爲承  
天意而欲顯靈異不亦迂乎此鄭氏之所以舍毛而  
朱子之所以從鄭也然其棄之之意仍述毛旨則迂  
不近理一也棄之名載於尚書棄之事著於此詩無

論如此如彼棄則棄矣是必有所以然之故而反復  
究之不得其說惟以爲不祥而棄之者見於司馬遷  
周本紀亦三代以前流傳之古文也履帝之帝不以  
爲帝嚳則不得不歸之天帝而無人道以爲不祥者  
於人情容或近之故又不得不採取此語以補鄭氏  
之未備此今集註之意也大抵此事既甚奇怪而遠  
古茫茫無由考徵推測臆度言人人殊是以雖以蘇  
老泉之力破吞踐痛斥馬鄭而麒麟蛟龍又是其子  
東坡之論今以區區謏見何能指一剖判定其可否  
耶惟當謹守集註領取其折衷從違之意而已如欲

淨拔疑根廓然如披雲睹天則除是起姜嫄於九原而問之

上古生民未久天人之際不甚遼絕惠迪從逾吉凶如響禱祀感應亦有實理及其弊也民德不修惟神是求瀆而不欽邪或干之故中古聖人絕地天通以嚴其防止以修身俟命揭示其本源大綱而已可謂正矣而自是以來天人日遠若不相關謂暴無傷謂祭無益之說亦稍稍肆行矣合古今而善觀之則庶可以斟酌而得其中切切問其有無期期辨其可否徒煩紙墨而恐不濟事矣立禱未必專爲求子而求

子必於禱則以禱爲求子祭者此也

祀高禩以玄鳥至日月令文玄鳥至日卽春分也是日也晝夜適均春序正中以是日祀禩祈子似取陰陽適耦萬物方生之義而玄鳥者得氣之先故拈出言之則產乳滋蕃亦不害爲取義中一事矣

種之黃茂大綱說方苞以下細目說恐不必以前後爲疑誕降嘉種毛鄭皆云天降其意以爲天爲后稷下此四穀之種昔無而今有也集註不取引呂刑文爲解義似允當上章種之黃茂農師時事也此章誕降嘉種封郃後事也段落不同故別言之

臺山集  
郊天祈年正是一事毛鄭說可考取羝以較者郊在  
國外將郊必先祭行道自此而往郊此亦註疏說也  
集註不取者朱子本不以小序配天之說爲十分可  
信故畧之也然不作如是看則羣神之祀獨舉較祭  
果無意義只得從舊說

答金德瑞

家人嗃嗃妻孥僕妾統在其中自當以嚴爲主而單  
論教子一義則孟子以一養字一夷字明示勉戒矣  
此外豈有別般妙方耶蓋子雖已之所生旣已離體  
而免懷則自有性靈自有氣質非如木石之有形無

情可以斲削雕琢惟吾所欲也但當律身居正俾有  
觀感而剛克柔克隨其氣稟畢竟成就各係當人非  
父兄所能與也家兒齒未成童學未解蒙乃父又德  
薄於古人之所謂教者未敢議到而姿未嘗不沂善  
意未嘗不向學故日用云爲之間姑且畧畧開端待  
其循循入軌雖有差錯不欲大費聲色誠恐扞格而  
別生走作也或問於朱子曰父母之於子憐愛無窮  
欲其聰明欲其成立者此是誠心耶朱子曰愛其子  
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  
之間正當審決愚嘗有味乎其言高明以爲如何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以堯湯以來已然之跡言之而由周以來五百年則盡心篇末以孔子當之雖謂之不易之數固無不可而是亦適然符合耳治亂興衰關諸天運而天非死底物活動神變初無定格又安可膠執陳跡責其必然譬如一年十二月寒暑溫涼雖各以三朔爲限而冬無冰春無花四月之雪九月之雷近亦種種見之一年事猶然况數百千年之遠而治亂興衰事有大於寒暑溫涼者乎要之治久則亂亂極則治遲速有時反覆無窮是則理之可信而數之可必者耳

致治當世垂教後世各據其功效較盛而言耳若就中活看則在下垂教者固不能兼致治矣在上致治者何嘗不兼垂教耶精一執中發自堯舜元亨利貞闡自文王禮樂典章至今承用者悉本於周公制作此非垂教而何但比之孔孟許多說話差屬簡約而章章特著者乃其致治之實迹故舉論功效不得不先彼而後此耳聖賢之仁愛斯人治之而欲其安教之而欲其善固無當世後世之別而以遠近親疎而論之當世近且親後世遠且疎孔孟之汲汲遑遑必欲使斯道行於斯世者先其所近而急其所親也此

伊尹於吾身親見之心而及其終不可爲然後退而立言以教來世乃不得已非所樂也謂斯世必不可治謂斯道必不可行自初杜門一切以垂教後世爲務則藉曰灼知天命此與沮溺果忘何別而薄於近而篤於遠又不幾於察秋毫而不見輿薪耶人之不能慎獨者將隱見顯微作兩地頭看謂隱不及於見微不及於顯故章句於著見明顯下着一而字以見見而無過於隱顯而無過於微從他地頭之兩示此分數之一若刪去而字則辭不足而意未暢深味之似可見矣

答金德瑞

所諭少時天機到老私意盛見以爲反常而愚則以爲此是好消息蓋認以爲天機者安知其必合中正覺其爲私意者可驗其有所主宰此非本領之向下倒退乃是工夫之比前較密也夷狄侵中國小人凌君子何時無之患在不能覺能覺斯能防之矣能防斯能絕之矣防之而至於絕則驩堯有苗不足爲憂而其幾決於一覺謂之好消息不亦宜乎第有一言奉規者每領來牘辭語之及於此身者類多過情雅規常欲務實高標必不喜諛何爲而然也是殆前後



往復酬酢之際偶有一二事不甚抵牾者遂以虛懷  
好善之量猥相傾倒不覺其浸淫至此耳修已接人  
內外合道偏私之當戒省察之宜密豈有彼此之別  
耶此非節讓切勿汎聽圖所以斟酌適中幸甚  
尊德性道問學題目雖大其實卽居敬窮理兩件事  
與小學涵養大學格致地位正相等謂之入德有何  
不可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與溫故知新敦厚崇禮雖  
有大小難易之分而聖賢言語多有先難而後易先  
大而後小考諸經典其例非一何必以創言疑之耶  
知行先後亦不可一例膠拘

氣與理包在命中故曰主理若無氣而但有理則不  
消言主譬如兩人同在室中然後有主客之名耳  
求放心以本章文勢考之則當作求仁看而註中氣  
質清明義理昭著八字似於心字上有着力較重之  
意故先儒有疑之者而求仁之方亦當以操存爲先  
故以此爲學者要務非但栗谷雖朱子晚年議論亦  
未嘗不如此恐當活看而求其會通不可滯看而議  
其罅隙未知如何

答李淑汝

邁淳衰固常理病是苦况繙閱雖不頓輟聰明日減

別頭項文字全看不得且將熟面經傳輪流溫繹而只踏舊跡苦無新解如得強輔如高明置之百里外則以書以面或可以時有啓發而遠莫之致云何其盱衆人無未發之論粗率可笑不足申言中則未發處卽是中和則發而中節然後方命之和來論精詳無容更議而單就未發而言之則所謂未發處卽是中者聖人衆人果恰恰一樣無毫髮差殊耶幸以平日所體認者示及如何闕黨將命之說盛論襯切事情思之有味而童子不將命之文檢之不得亦望指示出處耳孟子名實之義參考註疏及莊子諸說

終未融釋茲寫在別紙逐段附論而並呈當初鄙說試爲更入思議如何集註外傍穿孔穴固是學者大忌而此則在義理無甚關係在文理儘合商量又集註所載仍用舊說與定論立言差有間焉故旣開講質之端聊復畢其說耳

趙岐註曰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按註說以名爲道德之名以實爲治國惠民之功蓋亦以名實二字分而言之也下文云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則却又合言名實而

所謂濟民匡君者只說得治國惠民之功則名字無下落處未免疎漏

孫奭疏曰名生乎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爲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自爲○按疏說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以名與實俱屬功利與註說稍異而進而濟民則名利在所先退而獨善則名利在所後此註所不言而孫氏補說也朱子集註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

欲獨善其身者也○按集註以名爲聲譽以實爲事功者用趙氏說也以名實爲後獨善其身用孫氏說也蓋朱子解此段採註疏二說畧加點化而已未嘗自立定論也

莊子大宗師曰關龍逢比干修其身以下拂其上是好名者也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用兵不止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詳此上下文勢以逢干爲求名以堯禹爲求實未嘗不以名實分言所謂此皆求名實者合逢干堯禹而言也畢竟名自名實自實恐不足爲此章合言名

臺山集  
實之證

答金渭師

講聞多年傾企有日嚮蒙惠顧實愜願言半日談敘得未曾有別來數宿猶覺英音雋表宛宛耳目間幾乎發諸宵寐茲又被以長牋副以珍藁眷存之殷愈往愈摯感慰不容言但陳義過高擬倫匪宜殆若見處以禮先一飯求助乞言之爲者惶愧之極直欲汗浹而面頰然欲自陳空疎以請收還則枝葉之繁徒歸辭費溝澮之涸自當立見今姑畧之第念平生無他技能惟性愛人倫心慕彥聖善不必由於已好不

啻自其口區區志願庶幾在此况今聰明特達如左右者可謂歲暮一遇而靈芝醴泉有源有根其愛慕傾倒思所以永以爲好者豈有量哉幸望增闡心靈勉牢脚實循序進業毋泛毋泥卒有以遠紹弘敷光顯家邦使衰晚託契者亦得以附下風而借餘光至仰至仰兩卷容俟留玩有復而素昧禮學恐無以別討見解以効一言之贊是愧不備

與金渭師

左右以盛年方壯頻被病困病則輒淹旬月何爲而然也相愛之深欲效一言疾病之來雖人所不免百

體綱紀都繫天君苟能各就自家氣質審其有餘而  
察其不足加意主宰留神淘煉則未病而防既病而  
治必有不言之妙用非俗醫常藥所及者矣試以左  
右氣質言之則邁往之勇持守之確皆有過人處天  
賦之美誠不易得而是特田地好耳繩之以古人用  
小功大之訓則抽添火候亦不無合商量者邁往而  
不能裁則馳騫之過或近浮揚持守而不能精則嗜  
好所向或涉疑滯愚之畧窺影響蓋在於文學言語  
之間與醫家所云身形精氣神者若不相干而視瞻  
動作亦或兆現而證發一理相貫不可誣也浮揚則

中虛而外寇易乘疑滯則主奪而敵壘難拔頻病久  
淹無或象之而然耶一時无妄雖未必盡由於此而  
試以此反躬自檢圖所以矯揉變化則積以歲月似  
有可見之功而治身心養壽命其必兩有所助未知  
如何近日看退溪集醇深有味如嚼大齋真有德者  
之言天生如此人物可驗盛世儲精之厚令人有悵  
望千秋之嘆耳但其語及時事處往往掩卷思量欲  
質無階經筵四十一劄霹靂手段終覺石潭爲爽亮  
未知平日盛見以爲如何龍川集四冊奉繩此老人  
豪文亦豪朱子所難不可不一觀而在左右則恐非

臺山集  
當劑姑以遮眼切勿被其句引爲宜

與金渭師

近得呂晚村集詩文皆精悍簡潔想見其爲人與錢孝直書云所謂不誠不必懷挾僞詐也凡言不經體驗行不可告人而多方曲折以回護之皆謂之不誠其根大約在好高鶩遠事事求人頭地聰明有才者病每坐此究竟不能出人頭地者多矣無他不從實地用功也實地用功者細心讀書隨事省察只此八字不宜渾淪放過如今日通某經明日通某史後日通某文集如將吐納百家反而問之四書本經尙

多窒礙處是不誠也一日間合做底事都不去理會教一一停當忽而聖賢忽而英雄忽而才人胷無所主逐件便作登峰造極想究不知歸宿何處是不誠也眼前有一光明正大之道不去行走而向歧塗胡亂揣測此爲墨翟之所哭也此論明白痛切深中衰末儒士虛驕實吝汗漫無成之病三復玩讀幾令人通身汗出食芹而美不能獨飽茲鈔錄以呈可能領取此意否此老素知其爲明季遺民之雋而未詳其學問如何今讀其知舊往復諸書篤信程朱力排王陳言論風旨可與陸三魚鴈行而激烈過之耳

臺山集  
與俞景衡

積雨洪漲阻思間又盈盈卽惟新晴孝履支勝論語  
說數回玩繹箇箇精深動輒透過數重前日吞棗圖  
圖以爲別無可講者得此剔發警省不少而精過近  
碎深過近鑿亦時或有之此等處淵評皆已提論其  
言平鋪醇厚如宿將談兵老吏斷獄無甚新奇自中  
窾要明見取裁想多犁然不容另陳贅辭矣三淵年  
譜前後經屢手閱衆眼而尙未完粹此不可不一煩  
高明斤正茲並行狀送呈幸望留神參考逐一淘洗  
期成定本以惠如何如游賞製撰送別吊哭等事載

錄須有漫緊凡例宜無差互此是最當著眼處如三  
大書智字說未發說等文字雖載文集不可不畧畧  
抄附而多寡亦難適中所求乎雅裁精鑿者良以此  
也兒子遣令拜候此是乘韋之先也此身老矣來頭  
提誨望之甚遠當有以領此意也

臺山集卷六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